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三

贈序

贈李司訓序　唐順之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

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慴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

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

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斆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敎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敎諭於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温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於官為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

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

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卿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

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擄至隆重之勢以

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畢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茍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

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畀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緇於利於今之敕敕齪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

薄者有之矣向使齪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

之以爲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遂不辭而序之

贈竹嶼呂通判序 唐順之

今之爲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於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爲

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之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

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顯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於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況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

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斂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於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於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税為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皭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已亥之

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得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吕君以督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吕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操縱

乎貧富予奪疏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吕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爲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歟

贈蔡道卿序 唐順之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為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仕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温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問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虚與之語非六經之藴不

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旣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

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剡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摶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

溺乎其心喪乎其質於是始欲反之於道則力已刓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鋭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刓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於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其輩來求予文以贈予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

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豨異獸柹栗茶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絶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衺之人而自老於岩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戇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賔客送迎得以優

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内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盖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龎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捍闠既無以異於大都喧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氓往往憑險以逃税或擊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

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棺泛荊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龎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爲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盖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爲政潔已

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扑鉤擿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閒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敎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龎而余得以與觀其

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緌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難飲酒吸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蹋蹶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悁急而宣其氣卑躬俛首靦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

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畀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忮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抉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為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於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之過而斬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於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犒强果奮之氣無復畀時之効不亦可患也歟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為亦卒不

能大變於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尤廉於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為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兾上之用乎然竟落落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䤋背惡者不得肆而斂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

趙君

贈督府胡公進秩宫保序　周詩

惟我國家聖祖神宗建極統天文經武緯方内安乂垂二百禩於兹我皇上龍飛五位一德合天百靈效順六合之内侏離卉毳之屬靡不喁喁翹首内嚮中興之烈照耀千古莫之與媲頊者東夷弗靖於我王度揆厥攸自則我中國叛逆之黠曰王直者實倡而煽之初直之生也母夢弧矢星墮懷中已天大雨雪直陰以自負長

乃結諸無賴亡命越入海中始以貿易稱船主繼乃以威信懾伏諸島夷諸島夷即無不帖服受指者久遂僭號徽王橫行海上適我邊陲久寧武備稍弛直乃據薩摩洲為巢穴而時遣諸島夷分道入寇肆行刼掠甚乃墮城邑殺將吏吳越閩粵之間千里騷然殆無寧歲於時非無帷幄授鉞之臣爪牙折衝之士相與竭謀戮力而要領罔得績效罕覩適公以名御史奉上簡命廵按兩浙值玆多難惕然主憂迺躬擐甲冑親冒矢石策勵

將士累收殊捷靡以職在激揚而後剪除靡以任專風紀而玩寇孽上廑知公忠誠可屬大事一再陟為少司馬右都御史總制浙直軍務便宜行事若曰東南之事一以委公云公感激知遇思隆報効益竭訏謨誓清海甸開府以來大小數十戰誅戮俘獲不可勝紀然尤深惟禍源洞茲亂始謂渠魁未殄枝蔓曷除而直方雄據險遠非可爭旦夕利於風濤舟楫間也迺密疏以聞上知公方略有據賊在掌中屢降温旨期成大功方是時

公籌畫淵秘非直凡衆所未喻即將校部曲薦紳大夫鮮有能窺其際者先是常係直母妻子金華獄中公釋而優厚之乃遣謀士詣直所宣布朝廷威德及公曲成意甚厚俾其乘時立功保全母妻陰以携其島夷之交直素謂中國易與勢成犄角駕然而來盖其意上之將有所逞下之亦不失謀官封要開市云公逆知其計闔閩中會徐執而禁之始顯列其罪狀於上得請乃肆諸市朝而傳首海上由是邊陲息警將士解甲振天子之

明威奪島夷之標幟正叛逆之罪典洩神人之憤怒遂令畎畝載寧閭閻安堵化妖氛為祥光易呻吟為歌舞在昔吉甫奏功于玁狁方叔壯猷于荆蠻條侯定傾于七國晉公底績于淮蔡然猶假之聲色積以歲年兵血其刃敵膏於野未有計定于一旦功收於萬全殲積久跋扈之雄無片甲隻矢之費若斯之奇者上嘉乃丕績爰採部議進秩宮保蔭一子錦衣千戶公承命瞿然曰兹賴主上神聖明見萬里廟謨宸斷艾此元兇顧臣何

功之有懇疏以辭不能遑安而論者方謂公爵未酧勞功浮於賞夫宋祖惜樞相於武惠姬公遜碩賫於東征聖主靡吝於爵忠臣罔居其功豈非千載之符合歟公新命既下於是邑大夫李君走使白下徵言贈公余惟公勳庸巍巍煌煌行銘太常被聲詩與主上神武光明共垂罔極顧述功德揚盛美以詔方来則史氏職也爰為之序以為公贈

贈嚴宗源序

徐渭

楚鍾儀縶晉軍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令以内難縶樂往悲來往往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卬鼻如乂剌然所對者拳桎絏棲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蔚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𦘦始持一豚蹄飣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

不若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其其為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為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為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子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喣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贈郡守張白齋公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之出處無常惟其是而已實見得是者蓋寡矣嗜進者溺於出非也恬退者甘於處亦非也何品藻人物者恒退是予而司銓衡者亦每注念於若人而奬以示勸庸非以出之非是者徒為失已而反是猶足以厲俗故耶於戲此可為世道慨矣若吾郡守白齋張公之出與處其皆庶幾于實見得是乎抑直為今所奬予而徒牧厲俗之譽乎公少有奇節厭俗學為文辭必上躐

晉魏爲五言詩必出入陶謝隰榘陳黄或時出新句奇
崛變化如龍行天蛟出蟄雷電杳冥風雨交作人莫之
測公既邁往即無意進取有勸公舉進士輒掉首弗荅
至尊翁先生督責之嚴乃不得已爲科舉業既成進士
復棄去故於詩若文造詣益專擅名者反後焉由進士
爲大理爲吾郡馭衆惟寬蒞事惟簡不屑屑取能吏名
亦不求速化公庭晝寂則託興寫懷時與素翁右臺相
酬和間灑茅龍作草書遒勁有體石翁内翰殆不能過

公于富貴泊如故在郡六年乞歸者再今年春歸心益急公牒屢上而巡按藩臬諸公咸慰留不可公乃自上疏情迫詞懇若不能一日留者其視緋衣象簡曾不若角巾野服之便雙旌五馬曾不若扁舟短棹之適黄堂畫戟曾不若茅齋几研之幽以凈莆山水雖奇勝曾不得一遊亦孰若四明之湖光嵐翠為公所有可以朝夕至之為樂宜公之決有歸志也巡按胡公知公不可留乃援恬退例為乞轉官致仕上亦嘉公志下吏部議擢

公福建參政俾得遂所請以去報至公欣然戒行李就道若公者其始終完名而無玷缺者歟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公之出無以是乎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公之處亦何負焉故謂公為出處皆是可也謂為今所奬予而收有勵俗之譽亦可也何也勇于退者難乎其人也兩庠諸文學感公之德相率請予文以贈予亦辱公知者又忍以不文辭故敘公出處之正以壯公行且以復諸文學之請公琦名君玉字鄞望族也

贈郡博蔡我齋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禔身之大節有二明義理也决去就也然未易能也溺於利者忘義急於就者恒依依不忍去有如我齋其庶乎我齋少承庭訓長從陽明王先生遊有志節不為俗學丁夘舉於鄉試禮部不第意教官可就陽明先生止之曰子以教官為易為乎其瀕卬於人一也自是歸卧不出者十年丁丑成進士仍初意疏乞得教授吾郡上官未浹旬日即欲辭去曰陽明先生不我欺也

鄉縉紳懇留之乃與諸生約端趨向篤踐履毋傲以亢毋諂以卑毋脂韋突梯以媚世諧俗於是贄節餽遺皆不受養母之外泊如也於是祭必禋潔鄉飲必慎選擇弗襲其故也於是司教以憂去者有助諸生之貧者有助弗量其出入之豐約也甫六閱月士風翕然丕變而去志復作矣十月望日具冠服辭聖廟郡別諸生曰吾無緣師汝矣諸生咸咨嗟垂涕跽而請曰弟子之郡庠也遠者二十有餘年近者十年七八年又近者三四年

乃今始得吾師何來之暮而去之亟耶我齋曰吾之去也猶吾之來也陶靖節彭澤八十日而吾倍之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師諸生知其決不可留乃奔於鄉縉紳又羣留之不可乃名命畫史肖其像將祠之而乞言以頌其美予聞有道者重內喪已於物謂之倒置之民我齋明於義利之辨決於去就之幾如此不謂有道之士邪予知其去而歸其鄉也不徒放浪江湖自適其閑雲野鶴之性而已將以鄉先生自處以所得於父師者陶鎔

後進考德問業者不虛其來果日出而仕焉皆將自樹立以無為我齋愧則其去猶就也顧不偉哉而諸生戀戀不忍之意猶鬱鬱乎弗紓予辭也拙無能遂解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序七十四

贈序

題卷贈楊功部北上　何遷

始余未至留銓已聞華亭楊子朋石為敦行之學熸然著於時矣比至與之居者一年未有請也乃楊子顧時時為余盡余亦時時以其意先之一日楊子惝然起曰

吁何子尚未可以言乎且聖人之學固余之所求也予乃笑而請曰且子有意於聖人之學也將以進於其道也而可以其敦行取乎哉聖人之學其修也以性故其為體也主於虛後世之學其修也以行故其為意也存乎見存乎見則其神外察矣神外察則其行必修然爍然而著者性之所以鑿也其流也至於矜名主於虛則其神内藴矣神内藴則其性必修然闇然而章者行之所以成也其極也可以致道且子何學矣而辨諸此廡

幾其有變乎於是楊子憬然而思凝然而觀居三月充充然若有所悟而入也乃考之乎六經證之乎諸儒研之乎二氏放之乎飛動流峙聲歌應感之間凡昔之所禁焉而不顧者一切舉而旁通之乎其心於是喟然而嘆曰嗟乎聖人之學其在斯乎其在斯乎雖然予且别矣性不可若是其幾也久矣而予顧復以其初變而悟者游其間而獨求之如之何其可進於道也余乃復笑而請曰昔者孔氏之門其以樂羣而居者皆是也而㡳

幾之許惟顔氏之子以之斯其所悟於性也果由人者耶抑由已者耶是故學焉而悟則其默而成之也以性而不以行故雖與衆違習而德不孤學焉而不得悟則其多學而識之也以行而不以性故雖與衆同方而道益遠夫子蓋命之矣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然則學之欲進於其道也夫固無病於獨求也歟於是楊子𩈘然一笑而去嘉靖庚戌十月十日書於正已堂宴養深處

題卷贈楊椒山北上

何遷

戊申之夏予以罪謫從官至南都而容城椒山楊子先以司封在省中予時未有請也居數月楊子過時時語及問學予窺其中蓋津津乎動矣乃偕諸寮德化九崖余子慈谿龍山張子同安方洲洪子華亭朋石楊子漢州任齋塗子即省中結五日之會其時已酉冬也踰明年庚戌金陵白野殷子以代龍山子至而一時問學之意愈懲益相發不可已無何楊子以奏績行予送之嘆曰

嗟乎楊子茲行逈矣毋寧忘所習哉夫學之繫乎習也久矣友也者習之之地也鄉也童而習之從其質也今也學而習之化其質也皆於友有取焉習之可否烏得以無辨乎鄉之為習也以節槩名義相砥礪以勲庸藝文相期待自童時已然或剛或柔質有偏重而習皆從之反諸所性剛柔而得其中則不逮焉斯習也毋亦聖人之所不屑乎何也習以質未嘗習以學也學也者修於其性將以化其質而趨於中之務也學必有見見不

以默是神識也非性之明覺也學必有造造不以深是襲取也非性之自養也學必有措措不以時是力䫉也非性之動以天也性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而無見是為真知造而無造是為實詣措而無措是為當幾故習以學者不離乎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間而不得夫節槩名義勲庸藝文之迹此於其質不已化而趨於中乎中者所性自然之體聖人之所以知天也而今也之習實繇之乃其所以習則於友有不能一日舍者頃歲

省中五日之會是已楊子於此舍所習而事事既已有得回視鄉也之習其能無辨乎哉雖然楊子别矣由是反乎其鄉游於上京其友益衆其所習益廣將倡人以令所習而與之習乎抑因其鄉所習而習焉而忘其所自習乎吾固知楊子必能究辨之其於道也思過半矣楊子曰知天之旨予固將事事焉庶以毋忘所習踰年復兹會焉必有以覆吾子

贈十峰丈人文　王格

王子罷梁大夫歸楚與十峰丈人遇於京源之滋王子曰叟來竊聞叟有至樂僻在山阿連峰十座獻伎一室信有之乎丈人曰唯唯丘壑之夫聊以自娛未敢為達者道也王子曰嘻是何言也吾聞至人不累大隱必深走既出金門謝青紫方將娛志於泉石僂身於林藪高揖時人與叟為朋徒而何叟相拒之深也丈人曰惡敢然辱大夫不鄙降禮芻蕘請與大夫一遊可乎於是命崑崙秣欵段載偏提乘明曉丈人當前王子從後遵邑

而南踰嶺涉澗險峻闇漠愈進愈奇久之遂達於丈人之峯丈人乃手長房之杖足謝客之屐攜王子而登焉登竟日陟其巔於是北臨聖嶺有仲尼之轍跡焉南眺龍山有陸生之舊址焉東望天門則漢帝出師之途經焉西臨釣臺則嚴子避世之軌存焉而所謂十峰者纍纍然若連珠奠於其中則有奇葩異卉修篁叢木可疏而樵也有珍禽怪獸殊形巧囀可觀而聽也有危石巖巖清泉泠泠可坐而飲也有雲霞蕩漾風月清嘉可撫

而玩也王子心動目驚終日極樂與丈人和杖而歌歌
招隱之詞數闋丈人曰子疲矣請下息鄙人之廬王子
諾之遂造其室室倚峰而結草堂數畝精潔出塵乃見
孫子迎門衿佩鏘楚架有姬孔之籍口譚老易之談皆
濟濟翼翼雍雍穆穆環丈人而侍已乃餡我以山田之
粲飫我以山市之尊從我以山客宿我以山房蓋方外
之樂丈人有之於數十年者王子一旦而共之矣事已
乃揖謂曰聞大夫有文辭頗稱於人今抽子祕思騁子

妍詞為鄙人一言永寶山家如何王子踧然曰昔孔子受誚於微生仲由不禮於荷蓧今叟以輕世肆志之行有淵潛山棲之樂而顧取重於我倦遊者賢於古人遠矣遂命筆敘其由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捧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嘆曰明天

子在上宿弊尚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疏出納惟稽濫侈惟節嬴餘惟會估辦值閱數月内無妄索官無虚費商無冒貸吏無横需大司空曰才為朝廷節省浮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八月汪子出補永州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聞而嘆曰嘻志期於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驥將犯羊腸之險豈惟衆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於拭目

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嘆息哉雖然尚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為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憫人之窮而賑之出門見粗衣糲食者即出所有以恤之行至途中見無衣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振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弊得無猶在粗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

京師愈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畲之中供億之費竭於徼僥一之法廢於狗蠻俗以慓悍啓爭民以呰窳失業刑以羈縻改律賦以逋逃減額湖廣郡稱難治者必於永州屈指焉夫見粗衣糲食者即欲罄其所有孰若活菜色之殍生枵腹之尸其為功多乎或以之告汪子汪子曰達哉急於趨事而忘情於既往者斯言也乃授軸於陸子俾之書所言以往

匠喻贈陳尹 馬駙

東郭氏之富人將治其居使其人求匠之良焉奴不知而傭乎庸其庸也又藏其陰而任其良入東郭氏之門則黔之楓楚之豫章徂徠之松吳之櫧越之梠閩之柟東海之椿太行之櫝南山之梓蜀之杉鶡華之桐皆委而輸之庭充道而塞路疊足而後進於是一委之庸焉庸侈然受之入其上亶約日而將舉東郭氏偶過求其材而視焉其中之極為北郊之老樗左之承極者為則之椿受栱而入題者為下里氏之朴危其後而從其前

左有穴焉空其右之完以符傴僂縮勒淺翼而俯衡壞其材已過半東郭氏大駭箠其奴而逐其庸始逢於人周詢焉有告以秀之南有工治其主人之屋良平其直而不過茲竣事而將代也東郭氏使人急求工工果來視其貌温然聽其言不驚動人入其室徐援羣工某為某某以某易去其危作其崇登其良盡反庸之度而一新之東郭氏復過焉其中深而衡廣也其禁外翼而櫩之牙整也其極與受皆天下之良而榱題梴桷欂櫨侏

儒棍闑扂楔亦非其材弗用也於是東郭氏大喜過望以為得工之晩他日屋成復進上值於工不受而取其中曰吾往年治秀未嘗貪工值吾以知於主人為榮然吾聞君子引常以成務小人集虛而售名吾豈以彼而易此耶居無何天子開明堂以受天下詔求良工將作匠氏以工之名應工遂入於王之宮江都人告陳令之善於越西生越西生方與客談匠事笑曰其類是也哉事不同而理同作匠喻以歸之

敘循守贈致齋黄公

陳昌積

自古守官之士施教蒞民效驗純粹曷嘗不依於儒術者究道德之際而為振民宰世之源也牒記以往靡得而著已漢諸薦紳先生文翁化蜀厥有春秋平當行河厥有禹貢贛君典郡本之文雅彭宣司牧獲諸譬易君公射策甘棠沛郡翁卿明經子惠南陽至如孔安國龔少卿之屬此皆學士所謂淑人長者也藉於有民社之寄發其素業凜凜焉便宜以為治雖所施殊科然皆行

有其根本焉此如瓊茅而莖能絡鬼神非茍矜見所長其產殊且厚也鄙諺曰有道之門儀表具存昔吏之庭煩苦傷恩誠使朱邑鄭弘與定襄義縱河内温舒程較鷙敢靡密之治不同堂而唯諾矣要以守道遵軌起元滋脉俾吏治日烝烝不致於奸其官則又在此不在彼吉故斗牛之域而好行禮義之郡也始未嘗不敦固秀文今稍凌遲健黠也先後良二千石俱班見於郡史余甚式之以余所聞明與有金華朱子絳人藺子寧波陳

子江浦張子句章黃子此五人者斯稱其表率矣所以然者各以儒術潤飾吏事而仁義表見於當世也自今覩記之朱省卜擊擿士經術黼黻銀冶政必白母陳絶請寄久益利愛張弛高鐍庶足儀範黃躬教化稚子不訾疵退名猾蠕選之儔戮弗貞之婦迹其所為豈不庶幾儒術哉至其播諸歌詠形諸碑銘咸為其有所勸導諷采之旨可以助流文教也言不虛立政不虛布故曰登高造感民之詞才智斟酌可與興事而為大夫而況

於傳先王語非仁義不發憤者乎覃盈非常之利固其所也近世錙銖之士不窺經術不辨甄盎徒以陰猾腹鷙刻深次骨推減淑儻市交疆外自計可譁衆貫上攝隆貴於唇齒然竟錄錄為天下笑此與耳食足持何異余悲此類自弃其身以故論次諸循長吏俾守官者知儒術之有大受也

贈高白洲陟貴陽節推序　侯一元

夫講學行禮莫良於師儒明刑弼教莫要於司理二者

一先之一後之禮固以刑輔也而刑亦以禮省矣白洲高先生者江右之名人而節母之子也盖太夫人節甚高事具永節流芳録中先生實肖其德亦忠信剛毅既掇巍科仕邑宰直道不容來教吾甌余親見其端方之履而敬之其教諸生必踐繩墨略於彌文而嚴於科指苟扞其教即宿學不貫也諸生亦以是服之余觀宋儒關中之學獨先禮與濂洛異卒之規矩立而成就多先生殆其人乎夫鄉飲酒者校庠之嘉禮也高皇帝出天

下於水火而齊之以禮莫是為大萬歷己卯之冬郡伯欲行是禮也而難其人乃以屬余余不德固讓弗獲則亦以先生之持之也先生其獨何取於余哉行禮之日先生實為司正聞其誨言焉意洒然為之變色易容以可終身佩而服也無何報至以先生為貴陽之節推貴陽省會也節推理官也始而降典折民既而制刑敎德三后之功先生有焉亦偉矣哉於是先生之寅暨諸生詣余請言以贈嗟乎余則何言哉請即先生所以誨余者

為贈其可乎或曰今之鄉飲酒禮其亦周公之舊歟曰
余見聖祖之儀註釋例矣固周公之舊也蓋天下之達
尊三而是禮則惟二焉德與齒是也主必東方何也曰
固主之位也主東則賓西而又特尊之焉故使南面也
其稍西者蓋避君師之正位也若僎者則公卿大夫之
致事而來觀禮者也故亦尊之於北而稍東焉其意猶
之賓也蓋非德則固不至公卿大夫而非齒則固不致
其事二者既具矣非以爵也然則主之東也固非屈也

賔僎之北也與介之西也固非隅也若夫仁氣義氣兼舉二方而以介輔賔以僎輔主則漢人之文之焉耳而後宋儒嚴陵方氏者始從而實之豈知隅固童子之坐而主下輔上今之僎固非古之僎乎斯禮也盖自昔相沿以至於元而後我太祖始起而明之可不謂大聖人之所為直接周公而與之比隆哉夫禮有本有文有會通凡禮之所有者皆文也而貴德尚齒其本也今庶人之老若管幼安王彦方者不可多得而公卿大夫之来

觀禮者亦鮮然則以僎為賔而缺其餘也姑以備賔主之儀存齒德之意豈不亦會通之宜而聖祖之心哉愧余非其人爾乃若先生揚觶所稱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數言者則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也先生今往觀於貴陽之禮其有能式遵聖祖儀註之舊以達於周公之儀禮乎哉雖其地非中土倘亦如春秋之郯子固仲尼之所深歎而學焉者也夫人情相與習於禮則必遠於刑耳目濡染於俎豆辭讓之儀則自

脫離於囂訟鉗鈦之苦猶之去荆棘而康莊也先生往哉司理之職其可坐嘯而舉之也已由兹清階而上三后之任可幾也余方拭目而觀之

贈別敬所王子序 佚一元

夫引道先路致𡾊而替惡期不獨濟者非友之力哉以舜文之聖也猶有四鄰四友之臣而况學士乎故居則觀摩出則贈處所由来遠矣至如相慕之篤千里命駕鷄黍之信經歲不渝抑又其次也嗟乎盖友之不為友

久矣余少則嘗慕學讀濂洛之書好之求友不得迺心獨自喜久則益衰既而攻古文好莊周馬遷閻遇諸學士好者往往而有語相樂也余才不能入而亦自以遊其藩比壯為吏師法令即與諸法家習法講治縱觀當世名流鉅公循吏節士蜚聲騰實意躍然慕之退自程其力不逮遠甚又未嘗不悵然恨也然余有以自多者得遊其賢豪為聲焉年既逾盛氣血頓減向之嗜好亦益衰顧少所慕迺始眷眷焉庶幾遇其人盖晚而得敬

所王子王子故台州貧士也余同年秦大史先生識異之女以女已而王子果以文名當世及王子為吏則又明敏廉節有氣所居稱佳吏董士士翕然歸之每以暇日繙經述史推以教人而王子是時循循深於道術矣王子轉廣東參議余幸官聯其後比舍出入讀其文司馬子長不過也言議政事練達慷慨賈生陸贄之流凡今昔賢俊所為名家者王子盡有之然余獨有所闚於王子其文行確然自內出與世之綺靡袨襮為的者殊

趣斯其所謂躬行君子者耶已問道王子則王子果知道者也王子之言曰今學者誦法孔氏非求仁謂耶顧已所病若疣癰然懷痛不能去迺外求藥多聞多識獨如余何哉因出兩編書示余商搉朱陸以明致一溯流而源則王子之學較然明矣余愚無以復難間嘗請王子曰所謂多聞多識者果外耶耳固不駐聲目固不駐色故傳曰合內外之道又曰萬爲一一者萬之分也多聞多識庸詎多乎哉如王子之於墳籍無所不討身所

更踐靡不練習則王子且自艾以皆外馳非性與道顧今王子所以能絶流踰險自濟於道者亦藉更踐梯航之力也故君子必有友有尚友以卲其德上士一之中士十之下士百之自有生民以來未之有改也乃若耳目為漏見聞為病斯則異學所守也竅士藉之以恣其猖狂曰由吾規矩以出方員嗟乎規矩既已磨矣精神為聖成心為師先王之經綸法行不幾廢乎哉夫道五百嵗而一禪或聞之或見之則禮樂是也禮之别三

百極之三千可謂多矣然孔子之周盖每事而問之以知禮稱而其言曰非禮不立博而約之顔氏子鑄焉儒者至今世守之其所以懸於宗祝有司者詎有異故哉老氏析仁義於禮則見以為薄而譏之而老子固嘗知禮者也故余以老子非薄禮也所見於禮者薄佛氏之病聞見也亦所見於聞見者病故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推此則王子之文章氣節何遽不為道術而道術何遽非氣節文章哉余持此反覆於王子者數矣王子時

濡沫余庶幾哉江湖居無何而王子業入賀行矣王子絶特天稟自出無假外助余尫然病夫以王子為藥石獨何能一日而去王子也王子其何以處我哉然吾聞王子之行方手抄孔氏書載經史兼兩閒孳孳從同志請所以為行者王子之於聞識固不舍也而王子言若彼者推文而忠以云救歟嗟乎是王子之處我也其良深哉書以為别

贈别王道思序　顧璘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於海內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舉進士為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為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慼然曰公罔某邪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揚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為文曰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

是哉今英賢並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睿質强氣乃遂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歛袵向之曰子真絶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虛學文務奇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盖不知聖人之静為

無欲而以為無事也顧又曰非佛老之玄寂非罔乎至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六經異體非羣聖人之殊致邪擬之維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其請識之又數月道思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之余遂書前說為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修大業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贈楊子任序　顧璘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税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龔芳者唾鮑肆持潔者遠汙池財利之柄高士所惡政闗聚斂仁人戚顔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檄於省乞骸於朝潛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東橋子聞之笑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處其雜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為之乎君子務彊夫己之所不可易而不患夫事之所不可為故德成於獨立功絶於羣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

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放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昏夜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已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中德固矣毀譽置則浮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高而器遠人方以公輔見期幸無淺焉自視而令有道者闚子也明日子任遂束書裹糧告行而去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茅坤

近代以来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由通籍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孤犒之士無厚援者爾閒獨按古傳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絶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閭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忍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隂求天下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来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孤且犒矣越三年又条滇南以行滇僻處彖

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餞塘道上且謂之曰聞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其意氣若此此所以鞭撻四方也公今入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覲伏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已

賀陶中丞平連冠序

王漸逵

青蘿王子曰難測者天下之兵也原野次之險絶為甚難料者天下之謀也人為次之無容力為甚是故言天下之險絶者莫過於山矣言天下無容力者莫過於海矣廣之冠東通漳汀北連雩贛西迄郴桂抵於湖南往來出没莫測其境是故二廣者山冠之藪也濵渤巨浸渺無津極環接島嶼風翔潮游舟楫匪力是故二廣者海冠之滙也我朝設官定制三邊二廣稱重鎮焉浙之

司馬中丞陶公承命撫臨適當叢斥之會惟公文武丕憲孚於遐邇玄機秘畧裕於衷素故能降海寇於虎門推西山於高雷兹復奏績連陽筭之所加靡或有遺不數年之間定兹三冦稽諸馬援之銅柱狄青之崑崙蔑以過焉雖天威所臨中丞之勲爲不誣矣先是公未鎮撫之先有白氣如匹練見於西方占曰氛氣也其下當有兵惟有德可以消之夫西酉也酉爲自刑其德爲丙丙者巳之次南之位也迄於中丞竟以南海之兵平之

蓋歷數歲其言始驗英德何尹世綸造予求賀言予不能文然嘗學刑德之說於軒轅之遺矣其言究而奥學險易之謀於孫吴之流矣其言核而畧學天人之占於星官之書矣其言散而逸弘肆而弗近吾是以迂之今觀中丞之用若是益見古之說者不謬吾前之所學者有徵焉夫然後不惑而私竊慰幸是故吾於中丞其能已於言

賀胡梅林序 薛應旂

人嘗有言天下無難處之事及事至於前則天下鮮見有能處之人矧今東南之冦土俠倭夷實相表裏潛窺密覘而我之虛實動靜彼皆知之而彼之乘間伺隙詭譎閃爍一如蜂屯烏散莫測端倪其視西北之兵雖長驅直入而聲息先傳猶可以豫為制御者盖實不同且承平日久而江左晏安人不習武一旦罹此目炫兵革比之九邊將士日與敵人對壘者尤萬萬不同也是不謂天下之所甚難處者乎前此制帥無怪乎其僨事矣

梅林胡公初以御史按浙目擊寇勢心恫民殘遂奮然有蕩平之志監軍王江殲厥醜類三千有餘固已奪其心而褫其魄矣事聞當宁進公御史大夫總督戎務公於是設謀發畫不避危疑而渠魁如徐海陳東葉麻相繼擒滅唯王直號稱徽王擁衆海島分遣入寇欲進兵征討則洪波弱水之險彼實據之欲設計招撫則徐海陳東之滅彼或知之天下之事之難又莫有難於此者矣公乃委曲圖維卒致之麾下以正法典於是閩浙江

淮數千里之慘害東海三十六島之妖氛一旦廓清蕩定而士民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咸遂更生之願矣天子聞而嘉之特進公太子太保畀之蟒玉且錄其子入直禁近以彰殊錫兵憲宜峰陳君鏡湖熊君職在分閫樂玆盛事屬余文爲賀余唯公之德在人心勲在社稷望在天下彜鼎勒之太史書之而一時能言之士操觚染翰之家莫不頌公爲周之方召漢之衛霍唐之裴郭宋之韓范不可謂不知公矣又奚假於余言哉然而數公

處其易而公處其難則或未盡知也余前所言其難難矣然而有非言所能喻者而公獨任之亦唯公自知之而已蓋古者出師受成於廟而閫外之事將軍制之故相守數年日以牛酒犒士而不以為怠倏忽出戰損軍千百而不以為失公家之奉日費千金縱其出入而不以為費夫是以能克有成功也今公纔一舉事而人之未解者輒操文墨以議其後向使公避嫌遠疑祗為全身保家之計則大事去矣公則矢心從事一意報主而

一身之利害休戚悉置度外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而人言之異同不敢知也誠積而孚感極而應今日之克成大功豈偶然哉先是言者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部議從而上之詔曰可至是有言及此者公乃曰凡古人臣之所能為雖有格天之德蓋世之功皆自其君委任之專所致不然則如樂毅旬月之閒下齊七十餘城功非不高而騎刼之代將如何哉今日之事皆賴主上明聖勿貳勿疑始克有濟臣

何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哉是大聖賢無我之心古人臣事君之義公實素具之矣以是而處天下之事雖至難者固宜其若易易然也我國家養士二百年雖文武士後先接踵然得如公者有幾人哉是不特可為公賀而已也雖然余知公之隱憂猶未已也議者謂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宄窺伺之地比之西北尤更可虞公必熟慮慎防申畫封守而潛消默奪永紓九重南顧

之憂矣此固公之餘事而區區一念之愚亦不能不為公申告之也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三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七十五

贈序

贈錢懷白驛宰序 陳有年

余讀春秋外傳單襄公過賔於陳以候不在疆爲蔑官

齊桓㑹葵丘陳王政亦曰無忘賔旅未嘗不歎先王秩

官之容而立政之周也我國家疆宇海濵天下交逹都㑹

軫旋檣集之所率為置驛驛有丞即古賔候意曩歲余以使事道燕魯歷楚越見負弩者驅授館者飭簡書不壅旁午皆給以為盛世當如此然其流蠧宿弊亦且不可勝較何也夫往者之風固淳矣邑無三遊人無侈觀居則勤植出則裹糧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一風會漸流詐偽萌起故有飾其都從舜其利巧以捷出不意然猶有還忌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十不得三既而幟立景從百詐總至或稱權家或假兵檄或暨無

賴者為市狐掩狼脅以與王官公馳若為固然也傳舍之間無事而食者蓋十過半矣且世必有上下之辨而後可定民志故公不給私負不乘器章藩過洛則故不渝寧獨為財用惜抑有深教也今交達都會軫旋櫓集之所使小人與君子伍決上下之防不之辨何以定民志示天下觀此余所為太息也驛况丞微說者謂丞亟導送視徒役畢矣然國制往來詐冒丞得訊察之饔廩應否得操約之載在令甲可按也夫分所不得為而欲

為者曰侵分所得為而不為者曰曠惟時以冗徹視丞丞亦以冗徹不自立是以朝趨夕避坐使小人與君子伍若罔聞知曠孰甚焉此余所為太息也吾邑錢子授荆之潘溪驛為丞將行以余有鄉戚之雅過辭而乞言余故得以曩所感嘆者具論如此客有聞而歎者曰君奚異於丞夫紆青結紫而曠焉者皆以官為傳舍者也君又奚異於丞余聞之又爽然失也此其言雖激要未為無見然余於錢子之乞言義不容舍所得為者而他

告云

贈柱國大都督東湖陸公序 董份

明興設武進士之科試步騎射華而復命儒臣策之取其文辭以進及其為督率大臣則又尊寵以柱國保傅侍宴間備機密而贊謨謀所以並用文武兼攬股肱而佐成治化也自承平既久間者諸邊警而告急將帥之人或言武科專步騎射華足也欲坐籌當大將之任秉麾授令策全而制百勝者非有文者不能欲秉忠義大

節內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履廟堂之上不戰而坐勝者則非深於文武而有得於道者尤不能也使專以步騎射華則如斯人者何從見之以予所見今都督東湖陸公實其人也公嘗由武科進稍見擢用方上南巡以展大孝蹕衛輝蹕公危心動徬徨瞻星象依斗杓而趨繞庭而不輟夜過半行宮火作驟及寢殿公望見遽走負上衝火光出而是時親扈貴近之臣以行道困或寐或驚起或蹕出而不知倉皇相亂而公躬捧赤日懸

於九天蓋舜烈風雷雨弗迷武王火流王舟而不動固大聖人之度遥想其百神擁臨恍惚閃爍其間若有使之者公以精忠適與神謀翊戴扶衛其功烈亦奇已而貴近恥其不與忌其形已功遂不録然上亦由是知其才且忠而益用之俾掌錦衣衛事錦衣者領諸校詰隱伏而察非常其事甚秘受詔獄而親復於上其委甚專其專且秘有司不敢難而一切文法不得繩也故諸校有所緣而為奸民亦得賈校以售利公曰是不可不痛

懲艾乃立取大豪多交通倚有勢根株堅而難治者一日收論發奸贓巨萬糶賈校立盡上下股慄審條法之不便者立更之衛中肅清其所受詔獄壓如太山震如雷霆公皆以身當之得不靡碎摧折諸所苦心為地而用保全者不可勝數也其振飭綱紀勇於屏惡衛善類如此當是時勢家側目以視公而公持節清白絶嫌遠微人無投隙抵釁之便竟以服公上益知公任事不避難委身無二慮愈益用公天下知不知皆以公之自持

有素絲氷玉之操其事上有斷金匪石之節故内外推服上下嘉慕其誠信於人者素也去歲北兵内犯京師戒嚴蓋禍在肘腋而城中蹀藉慮且為心膂之患獨公坐而鎮之驕軍不敢攘臂而人無動搖遂贊幃幄以資平定之業非公威名夙著忠義有本者何克堪此故小人之徼幸有事而乘非心者賴公沮厭其邪雖不待露聲色而知其難奪也君子之感歎王室而懷隠憂者賴公壯厲其志雖不待臨事變而知其有恃也公其卓然

許國而為社稷之衛者與蓋天下稱公者必以為武科得人之選而其言武科者必以為公之法嗟乎盛已然予竊以公所樹立如此士宜不敢復望下風而公數造請賢公卿大夫間多所引賔客悛悛若有以自下者專就問天下大計經傳與指析其疑義方簿書交委應酬不遑而考德論道必常晏如及客退掃堂廡間下簾據几左右圖史好為深湛之思必究極其精微而上當其有得陶然也夫内為沉思而外多下士遡其學術之所

發明其淵源遠矣人知公功名之盛而不知其所得實由於學也然則予所謂忠義大節内持國家之重而外繫安危深於文武而有得於道者非公也歟昔絳侯入北軍一呼而安劉綰天子璽而授之帝可謂忠勲之冠而史譏其少文衛將軍立朝淮南畜謀至懼而不敢發可謂為國倚重而人責其無所知士盖少文而不好士古之將帥之失也多矣惟不學也公其度越古人者哉且以二子所就卓卓如是而猶不可以無學為人所譏

責孰謂武科得人可不拘以文學非謬論者歟今年十月為公誕辰西河翟君專閫於浙數來乞予言為壽懇甚予惟古人年至而後為壽今公强仕且壯而予聞古之相見其起而贈言以祝者亦皆曰為壽不獨以年也予與公厚善服公德而知深欲一發其藴寫其行事以贈公者久矣而不得其便適當西河之懇西河與公舉武進士為同榜予因序公之賢使天下知武科得人之盛實自公始用以為祝

贈王按察伯和序

俞允文

夫古之取士必欲盡天下之才而設科不局於一塗天子仍有徵名之命而諸幕州郡又得自辟或從事能髙則貢之天子使之受署其於網羅可謂至密然其時懷才負志之士猶有齟齬不遇之嘆方今國家之所專任而最重者唯止甲科而徵名絕不復行其所遺佚難以比數往往至於齒危髮禿偃蹇摧折蓬茨堀堁之下罕寄一命以攄其所長故士有一隙可以嶄通將無弗為

者此豈士之過哉王君伯和秉沉敏之姿持端雅之度研幾典籍含咀道腴卓為英詞以希世榮者有日而與之齟齬改隸太學爭雄六館之士而卒亦未有合焉會屬者詔下太學生有能以貲贍國即無論年資輒為破格受職咸以為士之不遇於此而遇誠不世之典也伯和乃屈已應詔得授察知事其姻渠太學汝掄將往賀焉而問詞於予予曰漢之文學莫若司馬相如其始不遇也亦以貲為郎孝友莫若卜式亦以餉邊得至相夫

士之久困而乍逢其時不當復泥於一途有若伯和之賢宜以科發而此典特為非常雖非其志殆所謂不遇而遇矣王大理元美自稱其族之盛登甲科紆組綬者十有一人而伯和之嚴考光州公固其一也伯和襲其家聲之大且年志甚壯挾其才以施於政必能亟起名蹟紹其休聲自出繩墨之外端在於此伯掄執予詞以往其誰曰不然已而曰然遂為序而書之

贈汪生序　萬廷言

葢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與道相當者也予慨夫世之君子弗思焉而繆言道也紹興汪生問學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因求一言以别生譚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姑以詩論昔晦菴先生早年閉門學陶句鍛月鍊句擬聲求宜其似矣然猶未盡彷彿何也先生顧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鉛華歛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也先生和擬之

心未忘而刻意沖澹之志横於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刻意沖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虚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横窒靈機思多强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固不可以不空矣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道之貴空豈啻詩而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

何如也二先生又千古英賢德意風節與太山長河爭雄並盛視世之蠅蝸蟣蠓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顧瞻理道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横未能卒克遂使咏歌之閒少虧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世之君子又當紛華靡蕩之際積習薰蒸之久浹肌膚而淪骨髓靈竅所窒與一善念之横蓋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長江盪以清風銷頑去穢日汰月鎔盡萬死一生之力其能令胷次瑩潔光明超躋解脫空其中以受道乎吾未之

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吾儕乃欲以鹵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纖而受其所難亦多見其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其能不遷不貳故也不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曰心無天遊六鑿相攘是道即空也未有不悟空而能空其心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摩頂放踵皆形質也自兩間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一萬歲至一息往古來今念念遷流皆實事也君子斂心俯仰靜觀其間空當於何處求之予不能詩而嘗苦心

於學白沙先生有言三十年來學煉空凡身猶在有無中每誦斯言拊心歎息生其思以起予乎生之鄉先進龍溪王先生悟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之學

贈薛生南歸敘　郭萬程

郭子曰余常讀史見司馬子長之文渾浩雄傑若萬宇之周羅百物無漏缺然迺驚怪之既而讀其所自敘云少生龍門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齊魯故都孔子之遺風咸周覽焉始
釋然歎曰文在兹乎夫五土殊異風氣偏宜即工技之
徒組纂剞劂雖精緻不殊其物色神采南北之貨頓不
可齊矣秦粵之人生而同聲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
相通者其居然也况種藝習文之士非有上聖大賢之
資其聲律風雅能不為居方積習所拘滞者哉吾友薛
生舜選從其尊人司諫先生游京師就余治經業三閱
載矣其謹禮嗜道擇地而履雖其素然至於習學文藝

視前弘益日愈不同予乃進而告之曰生知通方之學多朋之益乎凡生仝業者數十輩交備天下矣山東田生考祥王生師舜邢生子儀皆吾夫子之鄉人也傳稱齊魯之俗淳雅敦禮故其發之文依稀乎太和之音陜西呂生時見豐鎬之故墟文武之遺化也觀其文之氣槩剛方若達官大老然人不敢犯之足以興矣湖廣劉生子鑒子宣其節度慷慨聲文飄灑屈平杜甫之餘風也安慶之郭生德卿九江之蔡生思善居吳楚之交其

俗勤惕淬厲其文隱約平澹陶氏之化也至於京師之曾生良錫殷生仁甫吾閩建浦之張生君美雖南北之風習不可槩言然文物之纖會先儒之闗里其品格風致自不可以偏方之士視矣予與生皆閩落之壤濵海之習也得多方多士而聚會之漸漬化導合備中和之氣猶長日加益但不自知耳嘻吁幸哉生可忘所自哉薛生再拜而作曰方舉之涉江而北也惟見風景士習判不相為雖日說以眇論有不能速化者比其久也洋

洋乎渢渢乎備歴廣觀大方體美得之心終莫逆之者迺知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直所從習之異其初耳其敢忘數君子之功耶且將别數君子而去我土得無失所處乎郭子曰夫殊途同歸百慮一致易道也孔門之訓也生能言此奚但習文藝耶生可以歸矣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四